

繡 枕

叔 華 等 作

三 聯 出 版 社 刊 印

目錄

繡枕·····	叔華·····	一
妻的故事·····	小酌·····	五
燈·····	王魯彥·····	一一
柚子·····	王魯彥·····	一三
戎馬聲中·····	裴文中·····	二一
終條山的傳說·····	李健吾·····	三二
天二哥·····	臺靜農·····	三七
紅燈·····	臺靜農·····	四二
新墳·····	臺靜農·····	四八
蚯蚓們·····	臺靜農·····	五四
狼筈將軍·····	陳煒謨·····	六一
破眼·····	陳煒謨·····	七五
夜·····	陳煒謨·····	八二
塞堡·····	陳煒謨·····	八九

子與父·····	尙 鉞·····	九九
誰知道？·····	尙 鉞·····	一〇五
留下鎮上的黃昏·····	魏金枝·····	一一一
嫩黃瓜·····	李霽野·····	一一四
微笑的臉面·····	李霽野·····	一一九
社交問題·····	黎錦明·····	一二三
輕微的印象·····	黎錦明·····	一三七
復讎·····	黎錦明·····	一四〇
惘然·····	川 島·····	一四八
傷心的祈禱·····	汪靜之·····	一六〇
漁家·····	楊振聲·····	一六九
睡·····	胡山源·····	一七〇
阿美·····	趙學漢·····	一七六
將過去·····	林如稷·····	一八〇
失蹤·····	顧 璣·····	二〇二

繡 杭

叔 華

大小姐正在低頭繡一個靠墊，此時天氣悶熱，小巴狗只有躺在草底伸出舌頭喘氣的分兒，蒼蠅熱昏昏的滿玻璃窗打轉，張媽站在背後打扇子，臉上一道一道的汗漬，她不住用手巾擦，可總擦不乾。鼻尖剛纔乾了，嘴邊的又點點凸出來。她瞧着她主人的汗雖然沒有她那樣多，可是臉熱的漿紅，白細夏布褂汗濕了一背脊，忍不住說道：

『大小姐，歇會兒，涼快涼快吧。老爺雖說明天得送這靠墊去，可是沒定規早上或晚上呢。』

『他說了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，必得送去纔好，不能不趕了，你站過來扇扇。』小姐答完仍舊低頭做活。張媽走過左邊，打着扇子，眼看着繡的東西，不住的嘖嘖稱嘆：

『我從前聽人家講故事，我總想那上頭長得俊的小姐，也聰明靈巧，必是說書人信嘴編的，那知道就真有，這樣一個水葱兒似的小姐，還會這一手活計！這烏繡的真死人！』大小姐嘴邊輕輕的顯露出一個笑窩，但那便止。張媽話興不斷，接着說：

『哼，這一對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裏，大家看了，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。門也擠破了。……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着合式親事，唔，我懂得老爺的意思，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是紅鸞星照命主……』

『張媽，少胡扯吧。』大小姐停針打住說，她的臉上微微紅起來。

此時屋內又是很寂靜，只聽見繡花針嚙嚙的一上一下穿綬子的聲音和扶扶輕微的風聲，忽然竹簾外邊有一個十三四的女孩子叫道：

「媽，我來了！」

「小妞兒嗎？這樣大熱的天來幹什麼？」張媽趕緊問。小妞兒穿着一身毛藍布褲褂，滿頭汗珠，一張窩瓜臉熱得紫漲，此時已經閃身入到簾內房門口邊，只望着大小姐出神。她喘着氣說：

「媽，昨兒四嫂子告訴我這裏大小姐用了半年工夫繡了一對靠墊，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綵，不信有這樣多顏色，四嫂子說，不信你趕快去看看，過兩天還要送人呢。我今兒吃了饞就進城，媽，我到那邊兒看看行嗎？」

張媽聽完連忙陪笑問：

「大小姐，小妞兒想看看你的活計行嗎？」

大小姐抬頭望望小妞兒，見她的衣服很髒，拿住一條灰色手巾只擦臉上的汗，嘴咧開極闊，露出兩排黃版牙，瞪直了眼望裏看，她不覺皺眉答：

「叫她先出去，等會兒再說吧。」

張媽會意這因為嫌她的女兒髒，不願使她看的話，立刻對小妞說：

「瞧瞧你鼻子上的汗，還不擦把臉去。我屋裏有臉水。大熱天的這汗味兒可別薰着大小姐。」

小妞兒臉上顯出非常失望的神氣，聽她媽說完還不想走出去。張媽見她不動，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，說：

「去我屋洗臉去吧。我就來。」

小妞兒擦着嘴掀簾出去。大小姐換線時偶爾抬起頭往窗外看，只見小妞拿起前襟擦額上的汗，大半塊衣襟都濕了。院子裏盆栽的石榴吐着火血的花，直照着日光，更叫人覺得暑熱，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胳膊窩，汗濕了

「大片了」

x

x

x

x

光陰一恍便是兩年，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線活，小姐兒已經長成和她媽一樣粗細，衣服也懂得穿乾淨的了，現在她媽告假回家，她居然能做替工。

夏天晚上，小姐兒正在下房坐近燈旁縫一對枕頭頂兒，忽聽見大小姐喊她，放下針線，就跑到上房。她與大小姐搥腿時，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閑話：

「大小姐，前天乾媽送我一對很好看的枕頭頂兒，一邊是一隻翠鳥，一邊是一隻鳳凰。」
「怎麼還有繡半隻鳥的嗎？」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說。

「說起我這對枕頭頂兒，話長哪。咳，爲了它，我還和乾姐姐嘔了回子氣，那本來是王二嫂子給我乾媽的，她說這是從兩個弄髒了的大靠墊子上剪下來的。新的時候好看極哪。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，那一個是繡的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，頭一天，人家送給她們老爺，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，當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；另一個給打牌的人，擠掉在地上，便有人拿來當作腳踏墊子用，好好的緞地子，滿是泥腳印。老爺看見就叫王二嫂檢了去。乾媽後來就和王二嫂要了來給我，那晚上，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，真愛死人咧，祇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。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裏的小魚兒真要綉活了，那眼睛真個發亮，不知用什麼線綉的。」

大小姐聽到這里忽然心中一動，小姐兒還往下說：

「真可惜，這樣好看東西毀了。乾媽前天見了我，教我剪去髒的地方拿來縫一對枕頭頂兒。那知道乾姐姐真小氣，說我看見乾媽好東西就想法子討了去。」

大小姐沒有理會她們嘔氣的話，却祇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綉過一對狠精細的靠墊——上頭也有翠鳥與

鳳凰的。那時白天太熱，拿不得針，常常留到晚上繡，完了工，還害了十多天眼病。她想看看這鳥比她的怎樣，吩咐小姐兒把那對枕頂兒立刻拿來，

小姐兒把枕頂片兒拿來說：

『大小姐你看這樣好的黑青雲霞緞的地子都繡了。這鳥聽說從前都是凸出來的，現在已經踏凹了。您看！這鳥的冠子，這鳥的紅嘴，顏色到現在還很鮮亮，王二嫂說那翠鳥的眼珠子，從前還有兩顆真珠子鑲在裏頭，這荷花不行了，都成灰色了。荷葉太大，做枕頂兒用不着，……這個山石旁邊還有小花兒……』

大小姐只管對着這兩塊繡花片子出神，小姐兒末了說的話，一句聽不清了。她只回憶起她做那鳥冠子曾拆了又繡，足足三次，一次是汗污了嫩黃的線，繡完纔發見；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，晚上認錯了色；末一次記不清了。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，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，再繡，……荷葉太大塊更難繡，用一樣綠色太板滯，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，……做完那對靠墊以後，送了給白家，不少親戚朋友對她的父母進丁許多諛詞，她的閨中女伴，取笑了許多話，她聽到常常自己紅着臉微笑，還有，她夜裏也曾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，穿戴着此生未有過的衣飾，許多小姑娘追她看，很羨慕她，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。那種是幻境，不久她也懂得，所以她永永不願再想起它來攪亂心思。今天却碰到了，便一一想起來。

小姐兒見她默不言，直着眼，只管看那枕頂片兒，說：

『大小姐也喜歡她不是？這樣針線活，真愛死人呢。明兒也照樣繡一對兒不好嗎？』

大小姐沒有聽見小姐兒問的是什麼，只能搖了搖頭算答覆了。

妻的故事

小 醺

那時我們都吃罷晚飯了，我便提起狼毫，在墨盒裏將筆尖輾轉地醺着，一面呼琴拿過信箋來。

信箋已經玉人的手展鋪在綠的桌毯上了，我仍在那兒醺着筆尖，這表示着我尚且沒有捉摸到要寫的情懷的端倪；伊低低笑了一聲，這個我聽見了，就輪過眼睛去看伊。

『又是寫給誰呢？』伊緩緩的說：『這般爲難似的。』

剛要旋轉到腦上的思潮的渦兒，被伊這一說打散了；我帶了憤意說：

『你……你休管這個！』

伊默默的走了。我只恐怕對不住伊，於是一種說不出的情味湧了上來，心便突突的隱跳，手亦似乎有些戰抖；按着我的習慣，煩惱的情懷緊張的時候便長歎一聲，把筆往下一投，很吃力的將身子往椅子背一靠！枯枯的發怔。

『不要惱！』伊亦似有幾分歉意，雖則話音仍是溫柔的。『好好寫你的「愛的書簡」吧！……我那裏去管這個呢！』

『是呀，我想寫什麼信便寫什麼信！……』我覺得伊太多疑了，故意嚷着伊說。

伊哭泣了，坐在床上，用手帕掩着臉。

立時我亦難過起來，但不願就去認錯，而且還想伊來給自己道歉的；——終於受不了情的湧沸，到伊的身

『你真腦了？太孩氣了吧？』

伊默然無語；一時的室裏的什麼全然靜寂。過一會兒，我接着說：

『別哭了，全是我寫信寫出來的錯處。』

『那倒不見得。』伊一壁說，淚且簌簌的滴下。

『全怨我心直，要照你的釘上碰！……』

『何以呢？』

『何以呢？你別問我；……我怕我問出破綻，故意嚇開我，不要我問……』

那麼，我便解說伊全然誤了，我那裏再有愛人呢，除了伊；並且給伊加了許多安慰的甜蜜的情話。

可是伊還不盡信，臉上還留着愠容，一會兒自己用手擦了擦眼角，忽然說：

『你還乖嘴呢！掀開你的本子：青山，涓涓，……那裏邊沒有給人家的信麼？——你敢拿出來證？……』

陡然的我明白了：伊疑心我的那幾篇原稿作正式的書札了。當時我便告訴伊，那是意像而已，實際上並沒有那回事；所謂小說者，就是這樣的東西。

伊聽了亦不作聲。祇無聊的慢慢的將桌上的洋燈的燈帶往上擡。燈光便放大了；我趁勢說：

『哦，對了！我希望你的心亦這般明亮。』

『我的心明亮極了。』伊迅快的說：『可不知你的心的怎樣？……你既在小說裏有愛人，那麼，我亦有篇小說，這篇小說亦是談我們的愛情，……你樂意聽麼？』

我彷彿很坦然願意了，伊便說了底下的故事：

從先，大約是九年或十年之前，我家住在湘東。那時父親是培英學堂的教習，我們全家——我的父母及

我，還有個乾媽——常常一禮拜出外遊逛一次，遊的都是什麼園，什麼塔，……景緻都是好極了。記得有一個廟，彷彿『天仙行宮』。那個廟裏的大殿，廂房，都是修蓋得氣派極了，滿院裏都是蒼柏，將院裏遮得不透日光，樹根一傍還預備有石桌，石凳，桌上刻着棋盤呢。

父親的脾氣，愛孤靜不愛繁華；所以母親最好逛窮日樓那裏的商場。其先，我亦同母親一樣的愛熱鬧，後來却變了，只喜歡去那幽僻的古廟。因為那裏有我的——一個愛見的……

這廟裏大約有九個和尚，其中有個比我高些的小和尚，名叫凡空的，我非常的愛見他。

我不是說了麼？父親專愛遊覽禪宇，所以我常常跟着去。到那裏都是叫廟的後門，每次都是凡空來開的；真是妙中之妙，我叫門喊不到三聲，他便從裏面把門開開了。

我們到裏邊遊，亦是他跟着，而且跟在我的一旁。其先我覺得很别扭，很拘束，心裏有許多話，統統給抑止住了，誰知他倒很乖覺，他會向我們講說這碑是誰人的手筆，那塊匾是那家太太掛的，以及什麼走廊，神像……他都說得娓娓動聽！

有一次，他給我們說『青蛇白蛇鬧許仙』，那纔有趣呢！（這件事你知道的，我不說了。）啊！

那小和尚，光着頭，穿着圓的藍袍，襖筒套着褲腿，還唸着『阿彌陀佛』的小和尚啊！從他講了這故事以後，我更願意和他談話，而且但願只剩我們倆人；不要父親跟着，因為有幾次父親阻止他的講話。

我，吃不下飯的時節，便想要他來給自己散心。真的，我在夢中，和他在一個園裏遊逛。那時只我們兩人在田隴上散着步，握着手，很親密的，浪漫的談着……醒來我很奇怪，以為夢中的事雖不十分可靠，然聽說夢着的什麼，就能得到什麼；於是，我時常想和他，祇是他，照夢中的勝境去探尋一遭。

長久的沒往那裏去呢，因為父親去省城一趟，費了兩個禮拜，而且回家就臥病了。我覺得我的心願已經是『剡舟求劍』似的沒希望了。我是多麼悵惘啊！

一天，母親忽然亦要去逛逛大廟，爲的是給父親許口願，望神保佑他早早痊愈的意思。早飯過了，我同母親帶着乾媽前去了。到那裏叫廟照例是我，開門呢，亦照例是他！

我們一同到了正殿，他替我焚上了香。母親拜罷，跪着抽籤；捧着籤筒的，還是他！他呀，今天異樣的在我的眼內顯出可愛了：臉兒瘦瘦的，雙頰比別的部份都紅暈些，眉毛很密，黑而韻秀，包在眉下，隱於睫內的眼睛，發出清亮，在這陰森森的大殿裏。

霎時，母親將三根籤全抽了。和尚按籤給了藥方，上批了：『病在西方，月圓人強』。母親算算今天初一，恰恰再有半月，父親便可好了，伊是怎樣的高興呢！於是就令我磕頭。我們出來了，他亦陪在後面。這使我不由的想起夢中的故事，便向他微笑，——雖則自己亦覺得怪羞的——他沒向我作聲，也沒向我微笑，然而他的有情有意，儘在他的默默的神容上表示了。我趁母親的高興，便要伊不必走，說這廟裏有好玩的去處。母親似乎還不允許，但擋不住我的糾纏，而且凡空也說：

『太太，廟裏的景緻好極啦！豈不知詩上說的『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』麼？……現在，正殿後菜園裏，石榴花開的火焰似的！』

母親願意了，我喜歡的很。我們一同繞過這殿，穿過這門，到底到了園子了。

那裏一大片全是青菜，靠東牆角有口井，井上搭着草庵。庵的的左右一排好幾棵石榴，樹的身段雖則低矮，而枝葉却是起伏，參差。遠遠看去，真如峯巒疊翠，於青鬱繁茂之中，點綴着鮮明的血紅花朵，煞是可愛！……我們在家輕易見不到這樣雅潔耐賞的地方，所以各各都是很愉快的走過這裏，踏過那裏。

一會兒，母親輕輕的告訴我——伊去小解的——句話兒，便同乾媽往井畔石榴叢後去了。

這裏祇留着我和他了。這時我纔覺得自己的夢，真要應了；心裏一陣喜悅，喜悅順着急流的血液，擴佈到臉上，化爲一堆默默的淺笑。……忽而又想到一件事似的，我說：『我夢見你和我在一個園子遊過！……』

『是的，小姐，我亦做過這夢。』他回答着，用眼不住的瞟我。

『那麼，』我驚訝的問他。『你夢的是什麼樣的園子呢？』

『.....』

『是否，』我加着問，『就是這園子，或.....』

他仍是不說，祇向我身前來。我往一邊躲，他亦跟我躲；同時他用指將我的左掌手心，那麼一抓，祇輕輕的一抓，使我全身發了冷戰，心裏却發着熱熱；這時我彷彿略扭一扭頭，馬上他的嘴唇正貼着我的右頰，於是一種涼涼的，熱熱的感覺，很快的先從臉上泛溢，而頸項，而週身，彷彿都歸宿到心海裏，使我的心劇烈的激蕩了.....一剎時間，我似落了魂魄，等稍微清楚了些，像被捏在鬼的手裏，驚怖的叫聲『媽呀！——』.....

以下的故事，伊不再敘述了。這時伊的全副眼光都注射到我的臉上。當伊開始滔滔講說的時候，好奇的心，使我靜着去聽；漸漸的我便討厭了，發呆了；及聽到臨尾一段，渾身難安，心頭更不知是什麼滋味！

伊向我笑，我亦冷冷的笑。又一會，伊問我還聽麼。我以為伊的故事，亦不過止於此了，故意縱着伊，說：『要還有，可以繼續說。』

伊仍是笑着望我。那時我像個罪囚怕要斬頭似的心虛得發慌，又像立在炎烈的太陽下，再亦不敢仰頭去看伊。

『你知道我的雅號怎稱？』伊勝利似的說。

『請教吧。』沒精打彩的我說。

『敬凡是也。』伊用力的說。『這亦不用給你講解了吧？.....』

我默默的坐在伊的身旁，伊還是將身靠着桌子。我們雖則近在咫尺之間，但從聽了伊的故事後，好像在我們當中有高山長水的阻絕！.....那時，燈還明亮，鐘擺動麼？.....我彷彿都遺忘了。

停了好久，伊衝破沈寂，笑着說：

『怎麼了！……』

我只是冷冷的笑，找不出回答來。

我憤怒的躺在母親的懷中。母親緊緊的摟着我，嗚咽的哭泣着。地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，我只是憤怒的躺着。

『你不生我不好嗎，母親？』我怨忿的問。

母親沒有回答，母親的臉色極其蒼白。

我憤怒的伸出右手，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。

『爲了母親，孩子……』母親按住我的手，嗚咽的說。

『咳咳，……』我哭了。

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，雨蕭蕭的滴在我心上。母親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。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，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瘦。

『讓我死了罷，母親……』我哭着說，緊緊的挽着她的頸。

『不能，不能，孩子，我的孩子……』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。

燈光暗淡的照着她的頭髮，她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，如霜一般的白。

靜寂，靜寂，世界上除了我和母親外，沒有一個人影，除了風和雨的哭聲外，沒有半點響聲。

『罷了，罷了，母親。我還你這顆心，我還你這顆心！你生我時不該給我這顆心，這在世界上沒有用

處！』說着，我用兩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，怨忿而且悲傷。

『阿，孩子！……』母親號啕的哭了。她緊緊的按住了我的手，我竭力的掙扎着。

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，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。燈光暗淡的照着母親的頭髮，母親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，如霜一般的白，母親的淚如潮一般的流着，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頸，也號啕的大哭了。

有一滴淚，從母親的眼中落了下來，滴在我的眼上，和我的淚融合在一處，漸漸的匯成了一道河。

我溯着河流走去，進了母親的眼簾，一直到了母親的心坎上。

在那裏，我看見母親的心萎枯了。

『母親，爲了你的孩子，你將你自己的心萎枯了。然而你分給你孩子的那顆心，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咀，不會受人家的祝福，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，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歡樂。現在，取出來還了你能，母親！』我哭着說，跪倒在母親的心旁。解開胸衣，用指甲劃開胸皮，我伸手進去從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顆鮮血淋淋的心，放在母親的心上。母親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個，熱血沸騰了。

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，扣了胸衣，忽忽的離開了母親的心，出了母親的眼簾，由原路回到了母親的膝上。

母親不知道。

『母親，我不再灰心了，我願意做「人」了。』我拭着眼淚對母親說。

母親微笑了。母親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樂，母親的眼前露出了無限的希望。

只有燈，只有站在壁上的燈，他知道我在母親心中所做的什麼，不忍見那微笑，漸漸的慘淡了下去……

柚子

王魯彥

秋天，是蕭瑟的秋天，鎗聲恩惠的離耳後的第三天，戰雲憐憫的跨過嶽麓山後的第三天。

我憂鬱的坐在樓上。

無聊的人，偏偏走入了無聊的長沙！

你們要惡作劇，你們儘去作罷，你們的頭生在你們的頸上，割了去不會痛到我的頸上來。你們喜歡用子彈充飢，你們就儘量去容納罷，於我是沒有關係的。

於我有關係的祇有那嶽麓山，好玩的嶽麓山。只要將嶽麓山留給我玩，即使你們將長沙燒得精光，將湘水染成了血色，——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你們統統打死了，於我也沒有關係。

我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你們惡作劇，我也不屑阻止你們這種卑賤的惡作劇，從自由論點出發，我還應該聽你們自由的去惡作劇哩。

然而不，我須表示反對，反對你們的惡作劇。這原因，不是爲着殺人，因爲你們還沒有殺掉我，是爲着你們佔據了我要去玩的嶽麓山，我所愛的嶽麓山。

呵，我的嶽麓山，相思的我的嶽麓山呀！

自然，命運註定着，不論那家得勝，我總在嶽麓山巔高歌的一天，然而對於我兩個朋友忽忽而來，忽忽而去的事；我總不能忘記你們的賜與。

他們是同我一樣的第一次到你們，貴處來，差不多和我同時踏入你們熱氣騰騰的輝煌的邦國。然而你們給他們的賜與是什麼呢？是戰慄和失色！可憐的兩位朋友，他們平生聽不見鎗砲聲，於是特地似的跑到長沙來飽嘗了一月，整整的一月的恐怖和憂愁。

他們一樣的思慕着嶽麓山，但是可憐的人，戰雲纔過嶽麓山，就匆匆的離開了長沙，怕那西風又將戰雲吹過來。咳嗽，可憐的朋友，他們不知道嶽麓山從此就要屬於我們，却匆匆的走了。

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長沙，連脚尖觸一觸嶽麓山脚下的土的機會也沒有，這是何等的不幸呀！

我獨自的坐在樓上，憂鬱咬着我的心了。我連忙下了樓，找着T君說，「酒，酒！」拖着他就走。

未出大門就急急的跑進來了一個孩子，叫着說，「看殺人去呵！看殺人去呵！」

殺人？現在還有殺人的事情？「在那裏？在那裏？」我們急急的問。

「瀏陽門外！」

呵，呵，瀏陽門外！我們住在瀏陽門正街！瀏陽門內！這樣的糊塗，住在門內的人竟不知道門外還有一個殺人場——刑場！假使有一天無意中闖入了刑場，「擦」的一聲，頭飛了去又怎樣呢？——不錯，不錯，這是很痛快的，這是很幸福的，這絕對沒有像自殺時那樣的難受，又想死，又怕死！這只是一陣發癢的風，吹過頭上，於是，於是就進了幸福的天堂了！

一陣大——帝的號聲送入我們的耳內，我們知道那就是死之慶祝了。於是我們風也似的追了去，叫着說，「看殺人呀！看殺人呀！」

街上的人都蜂擁着，跑的跑，叫的叫，我們挽着手臂，衝了過去，彷彿T君撞倒了一個人，我在別人的腳